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

婦女共鳴

上海婦女共鳴社

綫裝書局

D442. 9-55
3
14

-14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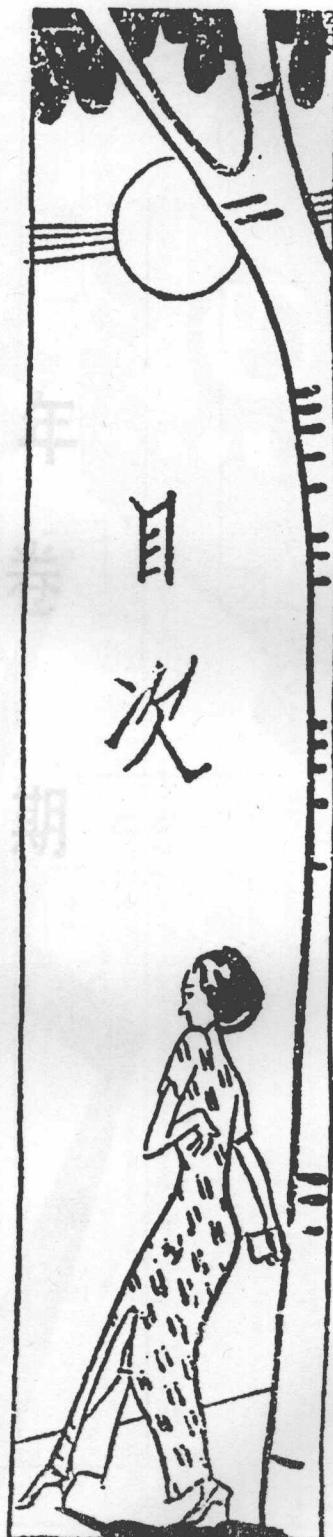
文共體
三六年
第五卷
第三期
期
第十四冊

綫裝書局

目次

第十四冊

妇女共鸣	一九三五年	(第四卷)	第十二期	五九五五
妇女共鸣	一九三六年	(第五卷)	第一期	六〇二三
妇女共鸣	一九三六年	(第五卷)	第二期	六〇八九
妇女共鸣	一九三六年	(第五卷)	第三期	六一五九
妇女共鸣	一九三六年	(第五卷)	第四期	六二二七
妇女共鸣	一九三六年	(第五卷)	第五期	六二九三



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出版

時論彙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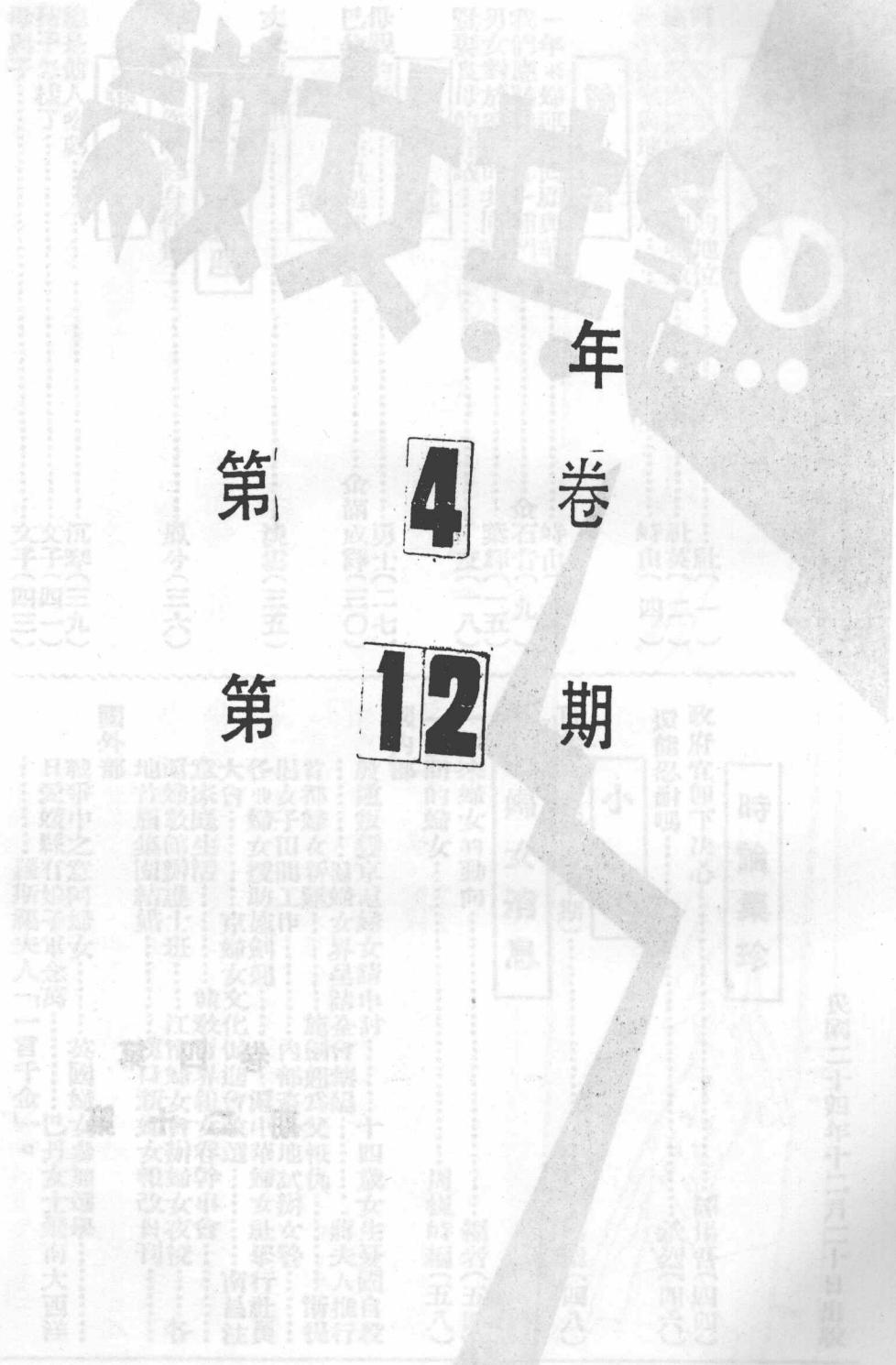
年第卷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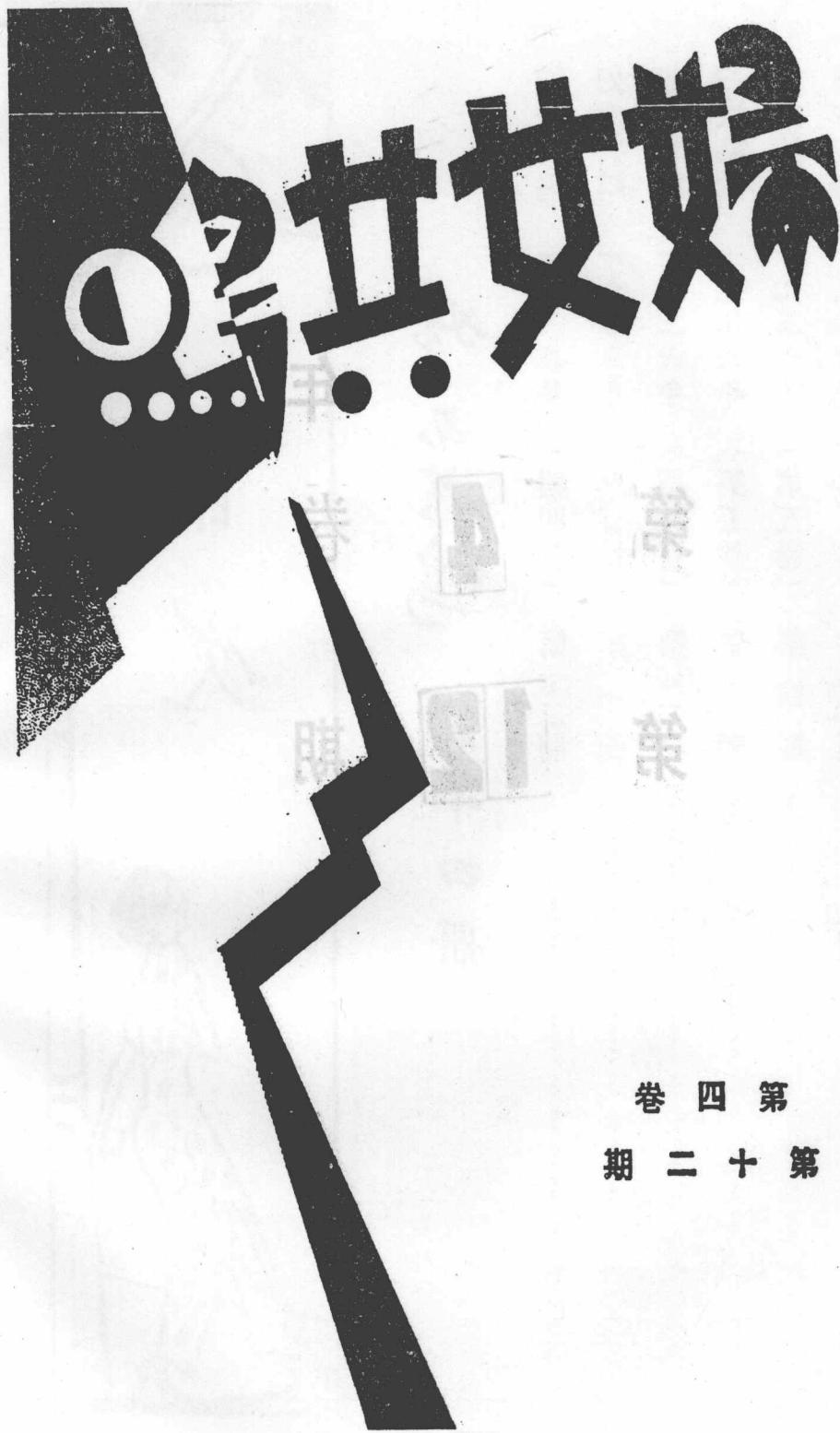
4

12

第

第





— 5954 —

婦女共鳴月刊

第十四卷 第十二期 目錄

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

短評

- 何香凝落選與女界的地位
施劍翹應援鄭懋成例特赦
北平血案與地方當局
社英(二二)
時山(四一)

論著

- 一年來婦運之回顧與前瞻
我們應該參加那一種鬥爭
男女對於家庭的共同責任
賢妻良母的評議
勇士(二七)
金滿成譯(三〇)
葉輝(一五)
友一八

小說

可憐的爸爸(續十期)
編者(五四)

落葉(四八)

記述

- 母親的教訓
巴黎國際女生俱樂部巡禮
隨筆
丈夫的思想
勇士(二七)
金滿成譯(三〇)
淡雲(三五)

- 一年來婦女的動向
國內部
殷逆叛變京滬婦女請申討
首都婦女新運
倡女子田間工作
各地婦女援助施劍翹
大會
意家庭生活
溫婦教館辦護士班
地首屆集團結婚
編者(五四)

— 5955 —

時論集珍

- 政府宜即下決心
還能忍耐嗎
譚湯吾(四四)
承烈(四六)

遠寫

- 總是傭人吃虧
孩子怎樣了
母與子
沈琴(三九)
文子(四一)
文子(四三)

短評

何香凝落選與婦女地位

社

五全代表大會，已圓滿閉會，所到代表之衆，出席委員之齊，良為歷屆所未有。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之精神，殊屬令人歡欣鼓舞，足徵數年來黨政當局之苦心也。

此次結果圓滿，自可欣幸，而委員遞增至二百餘人，尤見能各方搜羅詳盡，泯除畛域，消融意見，共同為國宣勞。惟吾人不能無憾者，既曰聯合各方同志，同赴國難，何以二百餘人中，祇有女委三人，而第一屆執委何香凝，竟遭落選，宋慶齡則改成候補。雖增一候補監委張默君，三人之中，僅一陳璧君一人為正式監委耳。是則此次名為增加數十名額，而實際反將女性人數減少，以國民黨中堅之結合，推行主義之最高機關，乃對於黨綱之男女平等，不分性別等等，竟略未顧及，所謂促進女權發展之條件，

亦未注意，策動主義之總樞紐猶且如此，安望一般社會能提倡男女機會平等哉！然則女子今日之地位不易推進，有由來矣。

吾人於此，因知女子地位所以落後之原因，固為策動者之疏忽，而處此競爭時代，不知進取，亦一極大之缺點。蓋進取之方不廣，競爭稍事退後，即為人所乘。遑論置諸不聞不問，聽其自然者耶？揆諸中外各種選舉，無不競爭劇烈，况為黨國最高之名義，此等處所，於競爭之中，尤需要有種種助力，雖其本身各有其革命歷史，然絕非即能為其當選之條件。今者時移勢易，伊誰又能顧及彼有革命歷史而無助力之女同胞哉！

由此次女中委選舉之結果，益可見婦女地位之危險，

而其失敗處，且不在本身之力量如何，依舊男性爲中心之積習所支配。欲圖推進女界地位，非先消除社會以男性爲中心之陳舊觀念不可。原此種觀念不除，則女界終被視為附屬品，而隨人支配也，嗚呼。吾慨何香凝之落選，又豈僅彼個人之損失，實整個女界地位之縮影焉。抑尤有令人感慨者，處此嚴重國難之下。國人猶以虛榮爲尚，不特中

施劍翹應援鄭繼成例特赦

十一月十四日各報載一驚人消息，即曾爲蘇浙皖贛閩五省聯軍總司令，而現號智圓大師之孫傳芳，爲女子施劍翹刺殺於天津居士林。殺人者人恆殺之，原爲自然之因果。初無足怪。而孫傳芳之被刺，所以震驚一時者，無非爲殺之者係一女子耳。在此重男輕女傳統思想未曾打破時代，社會對於女子之心理，多呈兩種現像，一則視爲不足重輕，一則視爲在在特別也。

自施劍翹孫案發生後，社會之批評不一，大致多同情施之勇敢，而認孫之報應不爽。然亦有以爲施從濱之死

央委員地位尊崇，宜乎爭競之不暇，即等而下之一臨時集會之主席，亦必爭之不休，往往因爭主席名義耗費至一時半時以上者，無論其會之主旨爲何等重要，或時間若何急迫，而此種競爭，總不甘放棄，一般社會心理如此，尙何言哉！尙何言哉！

不論不爭，則其自然者耶？殊不知中國人向來，雖不盡

不文過飾非，惟其自然者耶？殊不知中國人向來，雖不盡

，當時係與孫傳芳對敵，戰敗所致，完全非私人仇殺，殊無所用其報復，因之施劍翹爲父報仇之說，似有疑義；此等是非，原難分判，惟有顯明之理由者，即父仇不共戴天，勿論施從濱之被殺爲私爲公，而在爲人子者之施劍翹視之，殺其父者，即爲其仇人，自不待言。故吾人對於此案，不特欽施劍翹之勇敢，抑且敬其孝思，以施有三弟，揆之社會恆情，關於父母之責任，似多由男子負擔，因而權利亦由男子所獨享。即以年來承繼遺產問題而論，女子雖名義上得到平等地位，然每遇爭應得權利時，不特一般人

視爲例外，即父母亦多表示不滿，蓋其觀念錯誤，終以女子之於父母，祇有權利而無義務，平均享受遺產，未免太

不平衡。聞竟有生前特將財產易子之各戶，而免將來其女之將以要求爭執者。此種思想之頑固，固爲習慣所養成，而其所以養成之者，自亦事實之表現以促成之。以往之家庭，父母之於子女，根本具抱不同之待遇。教養之方法全殊，所得之報施自異，種因獲果，未有不同者焉。職是原因，女子對於家庭，亦多若關係不如男子之切，雖自女子參加各種職業後，女子負家庭責任者漸夥，惟積習難移，陳舊之觀念究不易盡除，是故施劍翹刺孫案發生以來，未免仍有其不同情之論調者。嗚呼！社會之責備女子，可謂周矣！觀孫氏家屬對於此案曾聲明擬採三點，即一宣布孫傳芳殺施事實。二聲明孫子弟不存心報復。三聽法院裁判。又謂施爲職務，亦曾殺戮多人，若盡形報復，則將報不勝報云云。意在言外，似乎施非專爲報復父仇，而別有背景，試問施劍翹以一有夫有子之家庭女子，非蓄志報復不共戴天之父仇，安肯犧牲一切幹此勾當？又安忍拋棄骨肉，自趨死路？是誠人情之所不許，事實之所不容，此固事

理至爲明顯者也。

各地女界，對於施案，聞多起而聲援，要求津法院從輕處分，更多數主張應援鄭繼成殺張宗昌陳例，予以特赦者。雖此案現方由檢察官提起公訴，將來結果如何，未能預言，然施劍翹之應援鄭案，予以特赦，自爲不可或易之理。原法律以平等爲原則，同一性質之事實，自應同一辦法以處分之。按鄭繼成爲父報仇而殺軍閥張宗昌，國人既不能憫其孝思而兼除國賊也。特赦其罪。然則施劍翹之爲父報仇而殺軍閥孫傳芳也，非具同等之性質乎？其應援案辦理，自毋疑義矣！是以無論如何，國家固不能不依據鄭案之裁判先例，以同等案件作同樣之裁判，而况施案又極得社會正義之贊助，以及合乎法律，自首之應減刑乎？總之施案之不能認爲尋常暗殺案判刑，爲當前之事實，而應與鄭繼成殺張宗昌案同樣處分，尤爲理所當然。各地女界之主張，原爲人道正義而發，絕非有何作用。吾人猶有鄭重聲明者，援助施案，完全由同情于提倡孝思，維持公理而然，并不爲施劍翹身爲女子，謂應受社會之優待也。矧更有認爲國除害，論功當受上賞者乎？願吾國人注意之，援助之，勿僅以爲一女子爲父報仇之個人行動，視與劉藤情殺案同一爲閒話消遣之資料，則不特施劍翹個人之幸矣！

北平血案與地方當局

峙山

自華北事件發生，日人之倒行逆施，萬分令人髮指！

既破壞我土地主權之完整，更直接間接對我長官與人民橫

施凌辱與壓迫；凡稍有國家觀念與民族意識者，誰不氣憤填胸而悲我大中華民族之將瀕於滅亡？苟有機會，莫不思效命疆場，以一死以報國家。乃日人壓迫我們無微不至，

嚴厲要我當局制止我人民之護國救族舉動。我地方當局，處於淫威之下，不得不咬牙忍痛的多方制止，暴者更直接逮捉我愛國民衆，與具有民族意識之官員和教授，更激起

羣衆心理之憤怒！且物理之自然，有不容吾人忽視者，即壓力愈大，反動力也愈大。最近日人對我之壓迫，已使人窒息得不能呼吸，始有九日北平各大學反對自治之請願及遊行示威運動發生，乃地方當局處理失當，竟釀成流血慘案以致死傷愛國學生多人。慘案發生後，某方縱容漢奸，阻止報紙登記真像，自然了，電報信件也不許發出，嗚呼！亡國之印度，埃及，尚不至於如此！（據路透社九日開

羅電，英警七人於暴動自衛時擊中學生一名，因傷重死醫院中。）真令人痛不欲生啊！

按中國學生團體的衛國運動，自「五四」運動始。軍警與學生隊伍衝突，逮捕學生或演成血案，也以彼時為最。但彼時是媚外求榮的軍閥政府，甘為人民公敵，受其槍殺逮捕，誠無足怪，至九一八事件發生後，在南京中央政府所在地，亦發生同樣慘案，曾引起多數人士之驚訝；解者謂學生中有共黨份子，故不惜痛擊。此次北平血案，稍有良心者即知為純粹之民族救亡運動，而抗日素著歷史之宋哲元氏，竟忍心命軍警對赤心愛國發起民族運動之徒手學生與以槍擊，是誠令人憤滿！時勢移人，誠足駭驚！

按羣衆運動之發生，尤其是富於民族意識之愛國運動，多係客觀條件刺激民衆心理過甚，忍無可忍，始行暴發。此種運動既係發自民衆心坎深處之積憤，除順勢利導外，有非任何力量所能遏制者。宋氏在致中央電中對為自治運

動有須「順勢利導」一語，而對赤心愛國之學生，何不知之？宋氏自知外侮之勢力不可犯，而獨認學生可侮乎？對於佔據東馬路圖書館以及向何請願之偽自治代表之漢奸尚可優容，而對於民族靈魂所擊的愛國學生却賜以槍擊，吾不知負地方責任者之居心何在？！

在歷次羣衆運動中，唯有一次是被當順勢利導的方法保護着。那次也是在北平三一八慘案前的首都革命，負地方治安責任。是馮玉祥和鹿鍾麟氏。馮氏以大批軍警伴學

生隊伍之左右而行。對於發傳單，喊口號，不加干涉，直至學生隊伍完成其示威運動的計劃而後已。此乃順勢利導方法之一，可供各地方當局參考者。此外尚有須使教育當局以及學生諒解之一方。如當局對外之措施，不能使人諒解時，唯有蹈章陸之覆轍而已。以槍口向徒手學生慘殺，唯有激起全國學生及人民之憤怒，使事態擴大而已。負地方責任之當局其慎之！

醫生妙術變女爲男

路透三日捷克京城柏拉格電云：握有世界田徑賽八百米達之紀錄著名捷克女運動家柯白戈伐女士，近經醫士告以施用手術後，可變爲男性，女子今已決計受施，其手術聞殊簡單，女士因其性別可疑，已不復爲女子運動會會員，所得諸種紀錄問題，大約將交國際委員會公決，請爲證明其得紀錄時當爲女性，則渠似可保有之。

民族強鄰的侵略，又爲政府當局所不許，故遭女學生之以

間接的和應選我們的帝國主義者衝鋒，惟有利帝國主義者

論著

一年來婦運之回顧與前瞻

峙山

在本刊第一期上，筆者寫了「二十四年之婦運工作計劃」一文，內中有一段這樣說：

筆者在本刊三卷第十二期「一年來婦女運動之回顧」上，曾說過二十三年是婦女運動的抬頭年。上海、杭州、南京、北平、漢口、長沙、鎮江等地，均有較健強的婦女團體產生；這些團體之產生，自然都想盡點路燈或開路隊的責任。這些團體，在去年可以說是生長培養的時期，今年應該是努力工作的時期了。去年是婦女運動的抬頭年，今年應該仰起首來前進了！

現在二十四年將成過去，上海、杭州、南京、北平、漢口、長沙、鎮江各地所產生較強健的婦女團體，究竟作

些什麼呢？去年是婦運的抬頭年，今年是否已仰起首來前進呢？我們在本期「一年來的婦女動向」裏仔細的檢閱，覺得本年的婦女運動，實在尚未達於突飛猛進的時期，除了提倡國貨和振濟水災等工作，較有具體的表現外，幾乎陷於停頓狀態。而由婦運以外的力量所形成的「婦女回家庭」的組織和言論，如各地的母親會，鼓吹婦女回家庭的刊物等，却是春筍般的發展着。正如同一個人，當身體虛弱的時候，足以致病的邪氣就乘機侵入，因而健康便受了打擊，於是切應進行的工作，便不能不停頓下來，而僅能應付一些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事務了。

所以本年的婦女運動，在我們仔細檢閱之下，是值得

深深的慚愧的。

南京、上海、鎮江等地的婦女團體，還努力表現了些「應付日常生活事務」的成績，其餘各地的婦女，更是一籌莫展，這是什麼原故呢？難道現社會上的婦女大眾已沒有什麼痛苦了，絕對不是，婦女大眾的痛苦是日益加深的。婦女運動團體之未能設法解除其痛苦，乃自身欠健全及環境之不允許解除痛苦使然。

按各地的婦女，未能從內心裏覺悟到自身之責任，故對於團體組織，仍多漠然。團體負責人，多努力於某種事業之表現，而忽略訓練全體份子使各努力，故團體仍欠健全。

在環境方面，一年以來，全國國民在強鄰嚴重壓迫之下，幾使人呼吸窒息。除了向敵人所施的壓迫反抗外，幾乎無暇顧及其他。故婦女運動在此時，祇有為民族革命而努力，不應在此全民族的生死關頭，還來計算什麼婦女的權利地位。然則如何努力於民族革命呢？

如果為民族生存而努力，首先應該反抗強鄰的侵略。反抗強鄰的侵略，又為政府當局所不許，故婦女羣衆，以

及一切國民，都頹喪不堪的窒息的生活着。始成了一年來半死不活的狀態。不僅婦運如此，一切社會運動都如此。

強鄰是一步緊一步的壓迫我們，由九一八，而一二八，而華北事件，而華北事件。最使我們窒息得不能呼吸的要算華北事件。明明是我們的領土，却不准駐我們的軍隊，而駐着敵人的軍隊，明明是我們的領空，却任敵人的飛機成隊的來往飛翔威嚇，明明是我們的火車鐵路與公路，却不准我們自由調動車輛和運輸，而任敵人運兵輸彈；明明是中國人住在中國地，却任敵人逮捕，而中國軍警却失掉保護人民的作用；是可忍孰不可忍？雖然當局不許人民反抗強鄰的無理侵略，到了人民忍無可忍的時候，也會暴發起來的。看哪！南京各界的救國會已組織起來了，北平各大學的反對偽自治的示威運動也於九日暴發了。雖然政府派軍警攔阻，雖然某帝國主義捕捉我們的愛國同胞非刑拷打，但到了被壓迫得連呼吸都窒息了時，是一切都不足畏了。是以回顧已往，瞻望未來，今後的婦女運動將以加緊的喚起婦女大眾的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意識為首要任務。並直接間接的和壓迫我們的帝國主義者衝鋒！唯有和帝國主義者

苦鬥才能求中華民族的生存。民族不能生存，還談到婦女自身的一切嗎？領導婦運的姊妹們！我們應該改變我們前

進的方針啊！我們希望國主義者發出我一聲呼喊：中國主義者

十二月十日於湖濱

造電之大風輪機

俄國人能利用風力造電，近在克里米亞地方，連一大風輪機，其中之推動器，直徑達百尺之巨，能產生一百零八瓦特之電力，其產額足以補充附近之汽力造電廠，在八呎高之塔頂一機室中，有二百念個電壓位之發電機，風輪之單輪片，經風依一定速率而旋轉時，此發電機即自動旋進，以造出電力，俟風過後，機仍自動旋出，俄人現宣稱，將再建造同一之風輪機，產電額將十倍於現在所用者，將來克里米亞高原將建設一風輪網，預計全部產額，可達二十萬零八瓦特之巨云。

我們應該參加那一種鬥爭

金石音

——兩性鬥爭乎，階級鬥爭乎，民族鬥爭乎……

(一)三叉路口的婦女

辛亥革命勃發，婦女們毅然參加了倒清復漢的鬥爭，國民革命興起，婦女們又毅然參加了反帝倒軍的鬥爭；而在這民族危機更加深甚革命需要更加迫切的今日，婦女們却反而呈現普遍彷徨的狀態，茫然無所適從了。

婦女們在今日呈現普遍彷徨的狀態，失去了鬥爭的指南，理論上是很可怪異的，因為伊們在主觀方面既已獲得了三十年鬥爭的經驗與教訓，在客觀方面又具備了更險惡的環境與命運，婦女們如果曾經毅然於前，就應該加倍教導於今日！不過，事實的難題，往往超越一般解答的法則，尤其是在事實幻變得出乎意料的場合。中國婦女雖曾因參加國民革命而得到男女平等的原則，但這祇是一種原則而已，實際上有多少發現，事實早經昭示我們：所謂法律上的

平等，只不過是偏護有產婦女的繼承權和等於具文的工廠法中的女工保護，廣大的勞動婦女，却得不到絲毫法律保障的實際利益。蹂躪婦女身心與污穢婦女人格的婢妾娼制，迄今不受法律的明文取締。所謂政治上的平等，只不過是不到百分之三的低級員吏的點綴，握有實際政權的地位，是絕不許婦女染指的。至於社會上的平等，經濟上的平等，更是一句空口的好話。原來社會上的平等，基因於經濟上的平等，而經濟上的平等，又基因於職業上的平等。職業機會均等，職業報償平等，實為兩性在社會上真實平等的總鍵。眼前的職業界，名義上雖無壁壘森嚴的女禁，實質上大多數仍然掛着「女人莫入」的虎頭牌。

不但如此，今日中國的婦女，且已發現了一個新的勁敵，增深了伊們的前途的不幸。這勁敵，便是隨着世界黑色恐怖怒潮以俱來的復古運動。『婦女不許這樣，婦女不

許那樣！」這一類口號，已經公然喊出來了，在熱烈謳歌

法西主義的氛圍中，婦女已感到類乎三K運動的威脅。

婦女受不了無理壓迫的凌駕，在這覺醒過來的時代，

當然更受不了舊仇新敵的夾攻。『起來，向男子們決鬥去

！』的念頭，就在這種情形下油然而生了。

但是，婦女們若放眼一看，則不但自己，即大部分同胞，也都在生活的鐵鞭下呻吟呼號。居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已因重稅，高利貸，兵旱水災，以及農產品價格低落而日趨末路。陝川等省天災人禍特別異色的地方固然不必說了，就論號稱富庶之地的江浙，貧乏綫下的農家。也要佔到百分之五十強。中國北部農家全家生活費，其平均總數僅僅一百九十九元六角三分，中東部僅僅二百二十八元三角二分，若以五口之家來計算，則每人每年的用值，只有三四十元，其生活的艱苦，當可想見一斑。至於佔人口次位的工業勞動者，國家雖已頒佈工廠法以資保護，然而考諸實際，工時有多至十六小時者，工資有少至不到三角者，工人的生活毫無保障，更勿論健康和安全，工人遇有疾病災害或失業時，唯有聽之天命，坐以待斃而已。

回顧社會上另一群不勞而獲的人，窮奢極慾，爲所欲爲，和那終日勞動而不獲一飽的工農大眾相較，真是相距天淵！婦女也是人，目擊此種現狀，能不有動於中而圖向那殘忍的榨取階級進攻？

中國社會狀態如是其惡劣，已足夠我們驚心動魄了，那知中華民族的命運，却更爲駭人。自從「九一八」日本帝國主義者乘歐美帝國主義者無暇東顧的時候，實行武力佔領東四省以來，中華民族，已漸於千鈞一髮的生死關頭，論土地，四百萬方里的遼吉黑熱被佔於日之後，繼之以九小島的被佔於法，班洪的被佔於英；論政治，淞滬協定，塘沽協定，重重束縛了反帝運動的開展；論經濟，因減低進口稅利的實施，開了空前傾銷的方便之門。然而綿羊不死，狼心無饜，窮兇極惡的帝國主義者，終於露出其最猙獰的面目，希圖作一口併吞中國的陰謀了。由冀察事件而至新生事件，由新生事件而至華北自治，歲歲緊迫，快達到其第二歲大陸政策的彼岸；而中華民族的覆滅之憂，也就和這疾風暴雨似的進攻轉增其深沉。婦女不能離民族而獨存，中國婦女鑑於民族的重大厄運，自然生出一種爲